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怪异故事集

Guai Yi Gu Shi Ji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怪异故事集

原著：[美] 爱伦·坡

改写：方 军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异故事集/(美)爱伦·坡著;方军改写.—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5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5322-3183-6

I.怪... II.①爱...②方... III.故事—作品集—美国—
现代—缩写本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307 号

怪异故事集——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安 敏 封面效果制作:熊铁揆 插画上色:熊铁揆

改 写:方 军 责任编辑:李孝弟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6.5 彩插:10

2002年5月第一版 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20000册

ISBN 7-5322-3183-6/I·20

定价:10.50元



前 言

这个集子中故事的共性在题目中已经有了极好的暗示，“怪”与“异”是这二十四篇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但假如就此说我对此类写作有着无节制的、甚至说是怪异的嗜好，那么我恐怕不能同意这一推断。我之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我的这些完全严肃的故事里的“怪异”已经引起了一两位批评家的责难，虽然是朋友式的。他们指责我的“日耳曼式”和忧郁，恐怕这一论断也是我不能苟同的。

日耳曼式在今天可能是某一种“情绪”的代名词，然而在明天它可能是其它的任何东西但偏偏就不是日耳曼。这正如昨天我可能是别的随便什么东西一样。所以姑且我们承认眼下这些怪异的故事是日耳曼式的，那也丝毫不能说明什么。而且事实是，除了惟一的一个例外，博学多才的学者们在这些小说中找不到任何目前意义上的日耳曼式的假恐怖。如果一定要承认在我的不少作品中，恐怖一直是其主题的话，那我也得说这种恐怖并非日耳曼式的，而是心灵式的。因为我仅仅是从恐怖的源头将其合理演绎至结果而已。

最后要说明的是，书中一两篇纯粹在心灵的狂想中孕育诞生的作品，我并不指望获得严肃的关注

沈从文



● 怪异故事集 ●

和美好的评价。但是我并不认为其它的那些作品因为一蹴而就就是任性而无价值的。如果我在其中违反了什么好像一定得遵循的清规戒律，那想必是我有意为之。公允地说，收录在这里的二十四个短篇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经过苦心经营的，都是我大胆尝试的结果。

编者

2001年9月



目 录

—————

莫瑞娜.....	1
一流鼻子.....	5
威廉·威尔森.....	12
完美的人.....	26
俄榭府.....	35
公爵与魔王.....	51
瓶中手稿.....	54
蓬蓬先生.....	63



死荫.....	74
钟楼上的魔鬼.....	77
莉姬亚.....	83
瘟疫王.....	96
原汁原味的布莱克伍德式 文章.....	105
长颈鹿国王.....	117
静.....	122
汉斯·普法尔历险记.....	125
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故事.....	147
故弄玄虚.....	151
失去呼吸.....	159
梅琴格施坦因.....	168
贝莱妮丝.....	175
小个子法国佬与吊腕带.....	182

神秘的幽会.....187

埃勒斯与萨米恩的对话.....195



莫瑞娜

我对妻子莫瑞娜有一种非常深厚但又最最异常的爱慕之情。多年前我偶然卷进她的圈子，便被她深深吸引，灵魂里燃烧起一种火焰——但那并非爱情之火。随着我们交往越来越多，这种火焰也越来越猛烈地煎熬着我，我逐渐确信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弄清楚这火焰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未提起过爱，也从未提起过恋情，然而令人无法相信的是命运却安排我们在圣坛前结合，成为这个世界上无数夫妻中的一对。她摒弃了所有的交往，只陪伴在我的身边。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幸福——尽管我未曾有过这样的梦想，但这种幸福仍然是我魂牵梦绕的。

莫瑞娜天资出众，智力超群，有着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渊博学识。我不久就发现，也许是因为她在德国读过书，所以她常常在我面前摆出许多神秘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今天通常都被认为是早期日尔曼文学的糟粕。我想这些就是她特别喜爱并一直研究的東西，事实上正是通过她，我对这些东西才逐渐熟悉起来。



事实上，我并非一个虔信神秘主义的人。在我的行为和思想中，根本找不到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然而，我的理性在这里完全丧失了作用，我把自己整个交给莫瑞娜去引导。我觉得这一切仿佛着了魔一般，只要我一感到心灵的禁锢，莫瑞娜就将她那一年四季都冰凉的手搁在我滚热的头上。那些从死亡之门捡回的词句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死而复生，翩然起舞，继而熊熊燃烧。她的声音是那么娓娓动听，我一连几个小时地逗留盘旋在她周围，深深地沉浸于此。直到有一天，那天籁般的声音演化成为我头顶的一片阴影，最美丽的变为最可怕的，天堂变成了地狱。只要那神秘的语调一钻进我那脆弱的耳朵，我就立时面色惨白，浑身颤抖。

那些深奥的不可测的神学伦理学著作我就不想一一列举了，反正费希特的泛神论、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说、尤其是谢林的同一哲学，是莫瑞娜和我讨论的中心点。同一性是个体存在的原理，这是我们达成的共识，但至于它在人死后是否万世不易，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准的了。而想像力无比丰富的莫瑞娜在这个问题上所明显表露出来的激动和不安，也使我感到十分的困惑和紧张。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不能容忍她那魔咒一样的神秘性了，这使我整天都喘不过气来。她那苍白的的手指、如歌的低诉、忧郁的眼神，没有一样我能够泰然自若地承受。我渐渐地和她疏远。睿智的莫瑞娜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她并没有责怪我，只是不止一次轻浅地笑着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她自己也随之日渐憔悴，苍白的额头上突起一根根青筋，脸颊上泛起经久不褪的红斑。

不能说我对自己的妻子毫无恻隐之心，但或许我当时的确迫不及待地盼望她死去，永远地离开我的生活。然而那看上去纤弱



得不堪一击的灵魂却久久盘旋在肉体的周围不愿离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这种无休无止的折磨使我彻底丧失了理智，我恶毒地诅咒她那不肯散去的生命。

一个秋日的黄昏，莫瑞娜把我叫到她的床前，平静地对我说：

“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天。”她的神情像极了一个要死的人，我不禁怜悯地吻了吻她的额头，但是她下面的话把我吓了一跳。

“我就要死去，但我将获得永生。”

“莫瑞娜！”我惊恐地喊了出来。

“那个活着的时候被你厌弃的人，死后将被你深切地爱慕。”

“莫瑞娜！这是怎么了？”

“我的体内是爱情的结晶，我们的孩子，我离去的那一刻就是这个孩子来到人世的时候。你的欢乐会在这一刻降临，但瞬间就消失，那种绵绵无期的哀伤将会纠缠你一生。”

我站在一旁听着她最后一次神秘的言谈，惊得目瞪口呆。她忽而一阵颤抖，气绝身亡。一个活脱脱跟她死去的母亲一个样的女孩儿随之降临人间。我又一次像着了魔似的，以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强烈的爱抚养着她。

然而，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莫瑞娜的预言，恐怖的乌云开始笼罩在我的心头。这孩子的发育速度快得惊人，她的个子嗖嗖地往上长，更可怕的是，在她的想法中，我根本找不到丝毫孩子的天真烂漫，而是充满了成熟女人的智慧和能力。人们是否能够想像我每天看着那双圆圆的大眼睛陷入哲理的沉思，或是听着那两片稚气的嘴唇里发出的人生经验时的感受？我简直要疯了，我对一切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莫瑞娜死前那些危言耸听的话时时缠绕在我耳边。会吗？这个听上去分外滑稽的言论会成为事实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一如既往地爱我的孩子，同时又在沉默不语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那圣洁的富于表情的面容，那神秘的悄然无声的微笑，那苍白冰凉的手指，每天我都能在她身上发现跟她母亲新的相似之处。那简直是一种丝毫不差的同一性，只不过这些特征在我亲爱的女儿身上显得更强烈，更恐怖。她用那双酷似莫瑞娜的眼睛，那种莫瑞娜式的意味深长的目光刺入我的灵魂，她用那副阴郁而悦耳的嗓子，那种莫瑞娜式的话语敲击我的心灵。我不得不承认——我看到了一具不愿死去的僵尸。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把这个孩子圈在自己身边十年了，我尽量不提起她的母亲，也不让她跟外界接触。她面对的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每每我都是以“我的孩子”、“我的爱”、“我的宝贝”来呼唤她。到了洗礼仪式的时刻，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那昏暗的圣殿中，我站立在洗礼盆前，天知道是什么样的魔鬼蛊惑了我，使我置那么多文雅的、美丽的名字于不顾，从灵魂深处轻声对神父说出了那个名字——莫瑞娜！一定是魔鬼，不然谁会让我的女儿面如死灰，竟然能够分辨出那轻轻发出的音节，陡然匍匐在地，虔诚地答道：“我在这儿！”

顿时，我的脑袋仿佛被一个无比沉重的物件所击碎。岁月悄然流逝，但记忆却从未泯灭！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魂灵，世人如影子般从我身边走过，而我仅仅能分辨出莫瑞娜一人。

不久，我亲爱的莫瑞娜就安静地死去，在我亲手把她送进坟墓的时候，我发现里面丝毫没有第一个莫瑞娜的痕迹。





一流鼻子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踮起脚尖。
——约瑟夫·霍尔《讽刺诗集》

我曾经是一个名人，曾经。

我叫罗伯特·琼斯，出生在胡蒙瞎骗城的一个角落里。据说我刚落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用手紧紧地揪住了自己的鼻子，把我老爸老妈乐的，一个三呼我为“天才”，一个立马给我讲了一通鼻腔学。

在我还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如果有一个绝对引人注目的鼻子，那就可以一举成名。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对我天然资质良好的鼻子加以培训，每天早晨都要把我的大鼻子拉扯两下，再喝下六口烈性酒。

这样到了我成年的日子，我的父亲跟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是关于我的未来的。

“孩子，哦，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说说看，你今后的生活



目标是什么？”

“研究鼻腔学。”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很好。”父亲赞许道，“那你先给我说说什么是鼻子？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那可有点数以千计的学者给它下过不同的定义哟！”我庄重地掏出我的表，“现在是正午，到半夜之前我们大概会有充足的时间讲完这些定义。唔，鼻子嘛，按照巴托林教授的见解，就是突出物，就是隆起部分，就是肉瘤，就是——”

“哦，好了，宝贝儿子！”我那具有绅士风度的父亲打断了我的话，“你丰富的学识真让我惊异！”他把我拉到他身边，“我看你的学业也算是完成了，你也大了，应该自己出去闯荡闯荡了。要注意你的鼻子哟，你的全部事业就在于此！”话音刚落，他就一脚把我踢出了家门，“滚吧，上帝保佑你！”

您可千万甭替我哀伤，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的一种幸运，是对我事业的一种帮助。我决定采纳父亲足智多谋的建议，一心勉力经营我的鼻子。于是我立刻又把鼻子扯了两下，迅速写成了一本关于鼻腔学的小册子。

整个胡蒙瞎骗城都为之而沸腾了！

“天才！太了不起了！”《医学季刊》说。

“一流的生理学家！”《威斯敏斯特月刊》说。

“聪明绝顶的小伙子！”《国外通讯周刊》说。

“伟大的作家！”《爱丁堡日报》说。

“深刻的思想家！”《都柏林评论》说。

“杰出的人物！”本特利说。

“神圣的灵魂！”弗雷泽说。

“我们中的一员！”布莱克伍德说。



“他是谁呢？”巴斯·布勒夫人说。

“他长得啥样呢？”巴斯·布勒大小姐说。

“他在哪儿呢？”巴斯·布勒二小姐说。

我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名人了，所以我丝毫不理会这些人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径直来到了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

保佑灵魂公爵夫人正在让艺术家画像。非此即彼伯爵正肩负着与公爵夫人调情的重责，如此这般侯爵则负责夫人的狮子狗。还有别碰我王子呢，他懒洋洋地倚在公爵夫人的椅背上，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我来到艺术家面前，给我那举世无双的鼻子一个亮相。

“啊，真美！”公爵夫人赞叹道。

“啊，讨厌！”伯爵恼怒道。

“啊，天哪！”侯爵不置可否。

“啊，恶心！”王子咆哮道。

“画一画你的鼻子得多少钱？”艺术家问。

“一千英镑。”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他这么问似的，回答得尤为平静。

“一千英镑？”艺术家仿佛在盘算着值不值这个价。

“一千英镑。”我丝毫不动声色。

“妙不可言！”艺术家左看右看。

“一千英镑。”

“它是货真价实的吗？可别是冒牌的哟！”艺术家大概难以置信这样完美的鼻子存在于真实之中。

“哼！”我轻蔑地把鼻子扭向一边，“一千英镑。”

“一千英镑？”艺术家问。



“真的一千英镑？”艺术家又问。

“好的，一千英镑。”艺术家当场给了我一张支票，画下了我的鼻子。

接着我给女王陛下寄去了我的第九十九版《鼻腔学》，并附上我鼻子的肖像。再接着，那个以浪荡闻名的威尔士王子请我赴宴。

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到会的名流们：

第一位是个新柏拉图主义者。老是波非利、普洛克勒、泰勒斯说个没完。

第二位是个完美人类理性者。总把杜尔哥、孔多塞、德斯塔尔挂在嘴边。

第三位是绝对似是而非先生。在他那里，所有的白痴都是哲学家，所有的哲学家都是白痴。

第四位是伊斯提库斯·爱提事儿先生。他常常提起原子、灵魂、原始智慧、相吸与相斥。

第五位是塞耳逻克斯·塞耳开心神学家。他谈论的是异教徒、圣父圣子圣灵合一说和尼西亚信条。

第六位是来自妙味牡蛎市的尽量塞满先生。他充满感情地回忆着酱汁花椰菜、粉嫩小牛肉和拼盘橙味果子冻。

第七位是来自干杯之乡的品酒乐事先生。他粗略介绍了一番霍布伦酒和梅多克酒，格拉夫酒和圣伯雷酒，西班牙雪利酒和蒙特亚白葡萄酒。

第八位是来自佛罗伦萨的丁托丁丁罗先生。他以景仰的语气讲述了卡拉瓦乔的朦胧、提香的明快和鲁本斯的女人。

第九位是胡蒙瞎骗大学的校长。他认为月亮在埃及叫做布巴斯提斯，在罗马叫做杜安，在希腊叫做阿耳忒密斯。



第十位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土耳其皇帝。他的观念可特别了，老是认为大地是由一头天蓝色的长着无数绿角的母牛在撑着。

第十一位是精通文学的波利格罗特先生。他的主题是关于埃斯库罗斯失传的八十三幕悲剧、品达的颂歌和合唱琴歌，还有小荷马的四十五幕悲剧。

第十二位是通晓地质的非尔特斯帕尔先生。他告诉了我们有关第三纪地质构造、结晶片岩、滑石、透闪石和云母板岩的知识。

第十三位则是我大名鼎鼎的罗伯特·琼斯先生。我所说的毫无疑问就是我和我的鼻子了，当然，还有我那本名闻天下的《鼻腔学》！

宴会异常成功。

第二天上午，保佑灵魂公爵夫人慕名拜访了我。

“哦，漂亮的人物，愿意跟我一起去阿马克俱乐部吗？”她摸了摸我的下巴。

“荣幸之至。”

“记得要带上你的鼻子哟！”她微笑着关照我，“它就像是你的入场券一样。”

“那是自然，一定。”

“以什么为凭证？”

“我的整个鼻子。”

“太好了！”她开心地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把我神奇的鼻子拧了两下，立刻就到了阿马克俱乐部。

“看，他来了！”站在楼梯口的人说。

“看，他来了！”站在上面一点的人说。

“看，他来了！”站在更上面一点的人说。

“哦，我的小可爱，你终于来了！”保佑灵魂公爵夫人一下

